

虎年吉祥 吃喝人生

Netflix 的年度偽紀錄片《Death to 2021》延續了上一部《Death to 2020》黑色幽默的風格吐糟了糟糕的二〇二一年。該片稱去年就好像二〇二〇年的續集，除了這一年發生的災難更難預測更具末日性，也比歷史上任何一年更離奇。

這個系列的導演厲害之處就是雖然片中各行各業的人們的吐槽方式都很好笑，但總有幾個點會讓觀眾笑到心虛。就如片中一個網紅角色Duke Goolies表示因氣候變化而導致海洋枯竭，那人們就可以步行去全世界了，多方便。被幽默之餘想起去年全世界的颶風、暴雨、熱浪和極寒等極端天氣愈發頻繁，也不免憂心忡忡。雖然冰川加速融化發生在加拿大，歐洲多地創下高溫歷史紀錄，但河南極端降雨引發的驟洪卻近在身邊。大家一定要保

▲寒山寺的新年福字。



護環境啊。

有點像《深夜食堂》，日本漫畫家鈴木マサカズ創作的成人漫畫《微醺浪漫吃喝人生》中的兩個中年大叔每天工作結束後都會去小飯館吃喝並輕輕地聊起人生感悟。「不過呀，小時候最討厭的東西，長大後卻最愛不釋手，反過來也是」，「當了大人以後確實是有許多難關，也會有想讓人大哭或逃走的事接踵而至，但這就是人生……」美食當前，乾一杯酒，一口飲下生活的酸甜苦辣，「人生最棒！」又像是在自言自語，就好像寬慰到了讀者，為生活打氣。

因本世紀迄今為止最大的火山噴發而差點「滅國」的湯加人怎麼也想不到好好生活卻有一天會流離失所與這個世界斷訊。

因為「浮生若夢，為歡幾何？」所以「人生如白駒過隙，倘不及時行樂，則老大徒傷悲也。」潘少在牛牛的最後一篇專欄中祝大家：虎年吉祥，吃喝人生！

樂活 潘少

逢周一見報



歲末與年初的底氣

沒有什麼時候，比歲末之時更適合回顧已過這一年的得失，也沒有什麼時候，比年初之際更適合展望未來這一年的前路。歲末年初，是一個理所當然的時機，讓我們「顧後」與「瞻前」。

今天，是辛丑的除夕。回首這一年，做了不少事，讀了不少書，寫了不少字，認識了不少朋友。相比起完成的事，我更在意的是那些沒有完成的：有些是遺憾，若是當時咬牙堅持「跳一跳」就能摘到的果子，一時猶豫錯過時機；有些則是無悔，終於有實力對一些不想做不願做的事情say no。想來一遺憾、一無悔的背後，終究還是「底氣」二字。有些底氣可以讓自己去拒絕不願做的事，但底氣尚不足以讓自己大膽面對更高一層的挑戰。

明天，就是壬寅的初一。願在壬寅年中，繼續低頭做事，腳踏實地讓自己更有底氣；願在壬寅年中，在腳踏實地的同時，不忘仰望星空。一方面為物質條件努力工

作，一方面也不能忘記對自己精神世界的探索與拓展。疫情阻止了「行萬里路」的步伐，但撲滅不了「讀萬卷書」的熱情。除了讀自己喜歡的書之外，那些並非自己領域的、原本看了書名就望而卻步的書，這一年也要努力嘗試，或許打開新世界大門的鑰匙，新的「底氣」就藏在其中。

新年之所以為「新」，在於總是可以堂而皇之地與過去的遺憾告別，在於總是預示了未來的機會與可能，蘊含了未來的希望與憧憬。朋友都笑言每年年初立下的那一堆Flag，唯一作用是年尾用來咻咻打自己的臉，但沒有Flag的歲末年初真就成就了「躺平」二字。Flag還是要立的，萬一成功了呢？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四見報



專心是福

心理學家榮格著述時必定到瑞士鄉間一座不通電，沒有自來水的城堡隱居。《哈利波特》系列作者羅琳在愛丁堡的賓館租房，閉門不出，專心寫作。馬克吐溫寫作時住離家很遠的木屋，每天家人吹響喇叭叫他回家吃飯。美國喬治城大學的電腦教授Cal Newport認為，我們只有擺脫電郵、電話、手機無時不在的干擾才能從事「深度工作」（deep work）：那些能真正產生創意和深刻思想的重要工作。

他說，現代「知識產業」的從業者大多從事膚淺、無謂的工作，造成時刻忙碌的假象，其實事半功半，只是被某種「沒我地球不轉」的虛榮心和接到信息就要馬上回覆的衝動支配。他自己則詳細計劃每日的時間安排，一定保證有幾小時能不受干擾，專心思索；他告訴別人別指望他收到電郵會馬上回覆；每天到點一定收尾，不讓工作干擾正常生活。他認為這樣才能提高績效，取得成果。

他承認有的職務不需要「深度工作」。大型公司的老總需要立刻回應從事「深度工作」的手下，把握好大方向就行。公關行業人員每天要不斷搜索人脈，迅速建立交際網絡，深度不如廣度關鍵。但他堅持大部分行業需要不受干擾的專心工作時間，特別是用腦的工作，必須保障人腦有充分空間思考。那些富有創意的人恰恰是最出色的時間管理者。我們不必迷信所謂「靈感」。只要是靈感的產生創造了空間，它自然就會到來。

教授的話當然有道理，但長時間專心工作未必是人人能享受的特權。我猜他能依靠得力的助理處理日常問題，也不擔任行政、管理工作。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金錢豹今昔

虎年到了，火的卻是金錢豹。很多人把社交軟件頭像改成了電視劇《西遊記》裏的豹子精。連我上小學的女兒也說，她的同學群裏好幾個「金錢豹」「撞頭像了」。我問她，為什麼大家忽然喜歡豹子了呢？她說，因為「招財」呀。按互聯網訓誥學的原理，豹者，暴也，寓意一夜暴富。金錢豹大行其道，和前兩年的「求錦鯉」，以及老輩子傳下來的「燒頭香」，大體一理。

金錢豹能否帶來「暴」富，只有天知道；不過，它的「暴」得大名，卻叫人看出網絡文化裏隨機的一面。風靡網絡的金錢豹，原型是《西遊記》裏的「艾葉花皮豹子精」。這個妖怪佔住「隱霧山折岳連環洞」，立了個唬人的名號叫南山大王。

在那個妖怪山頭林立的世界，這位豹子精一無像樣的法寶，二無天庭佛界的深厚背景，充其量只是創業「小白」、微小企業，在孫悟空眼裏，牠不過是個可笑的「毛團」。在打鬥中竟被窩裏藏的豬八戒一耙鉤死，成為取經路上極少數命喪八戒之手的妖怪之一。要不是「豹」「暴」諧音，實在沒有成為「網紅」的可能。

有意思的是，吳承恩在給這位豹子精立「妖設」時，也遵循了和網絡文化類似的規則。這隻名叫南山大王，藏在隱霧山的豹子精，用的正是「豹隱南山」的典故。據《列女傳》記載：南山有玄豹，碰着起霧、下雨的天氣，為了保護皮毛，可以七天不外出覓食。這個故事被用來喻指潛心養性，潔身自好，藏身遠害。古人寫

詩常用到它。百度隨便一搜，有謝朓的「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駱賓王的「我留安豹隱，君去學鸚鵡」；趙礪老的「不戀玉堂花，豹隱南山霧」。近代翻譯《資本論》的陳啟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流亡日本，潛心譯述，改名「豹隱」，也是典出於此吧。

從「豹隱南山」到「一夜暴富」，豹還是那隻豹，含義卻顛倒了個兒，也見出文化潮流之變遷。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沒有花市的新年

歲晚逛花市，是中國人重要的習俗。人人都想新年行好運，因此意頭最重要，所謂花開富貴，誰都盼望大年初一看到花團錦簇，喜氣洋洋，人也自然和樂歡暢，笑意盈盈。

香港今年沒花市了。早前天后北角一帶爆發的疫情令肩負起「市肺」角色的維多利亞公園慘變生人勿近，年宵花市也自然泡湯。隨「限聚令」收緊，市民大幅減少外出，整個公園更見水靜鵝飛，冷清得完全不像新春將至。我不特別愛花，已多年沒訪花市，不過童年時與家人吃過年夜飯後，一起由灣仔步行至維園湊熱鬧的往事卻記憶猶新。小朋友一定愛逛乾貨區，因為那裏多是賣玩具的商販，形形色色的雜貨很是吸引，而且父母都會讓我和妹妹

挑選毛絨娃娃或動漫角色造型的鉛質氣球，務求孩子有收穫高興而回。賣年花的濕貨區不是我們參觀的重點，因為爸爸會從相熟店鋪買鮮花供佛，媽媽也會自己浸水仙，一切都準備得妥妥當當，不必在除夕忙碌張羅。故此，年宵市場就是我和妹妹買玩具的地方，縱然小朋友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根本看不到兩旁在賣什麼，甚至稍不留神，就有與家人失散的危機，但爸爸長得高，只要左右兩手抱起女兒，就能讓孩子看到琳琅滿目的年宵產品。

沒有年宵市場的日子，市民只好到旺角花墟辦年貨，還要一路上小心翼翼地與人保持距離；花農與花店東主更要在不景氣的市況下，硬着頭皮減價促銷，盡量減少損失。中國人重傳統，但疫情下我們也要

無奈作出改變，沒花市就留家看電視、沒團年聚餐就改網上見面、不四出拜年也可發電子紅包。抗疫不知還要多久，但總要保持積極盼望。苦樂全在主觀的心，不在客觀的事，喜氣源於自己，意頭全屬想法，所以挨年近晚、歲首新春不管只能靜待家中懷緬過去，還是迫於與親友分隔異地，苦中仍要作樂，切不可氣餒，也萬萬不能向疫症低頭，須記得就算寒冬多麼肅殺，春暖也總有花開。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一、四見報



家族團年飯

然而，二十年前父親得了重病，醫生告知時日無多，我家開始重視團年飯。不僅是我和父母，還有我姐姐和弟弟的另一家人。

他們是我同父異母的姐弟，這在那年頭的香港並不是奇事。小時候，我只知父親有兩處居所，我們兩家彼此沒有來往。當我出來社會工作之後，有時候也會與姐姐通電話，說些瑣事。姐姐的母親比父親早兩年去世，我和我的母親也有去靈堂致意。

「我走了之後，你和姐姐和弟弟親近些吧。」父親彌留之際對我說。我和姐姐和弟弟平常並不會刻意見面，但是父親離開之後，我們每年都會一起吃團年飯。姐姐有一對兒女，其女兒幾年前結婚不久便

生下小孩，姐姐於是當了外婆，再加上我的兒子，有小孩的團年飯越來越熱鬧。一張飯桌剛好坐上十二人，我開始感到家族式團年飯的氣氛和意義。

前年出現新冠疫情，這一年一度的團年飯也要暫停。今年初本以為疫情穩定，我和姐姐還相約吃團年飯，豈料第五波疫情來臨，這頓飯又要取消了。「明年疫情消退後再約吧！」我發了這個訊息給姐姐。有些事情，還是必須好好珍惜。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天后」與大師的牡丹綠葉

近年唱片業備受網絡文化衝擊，任何新發行的唱片，都肯定有一定亮點。近日的一張錄音，聽後就覺得充滿亮點。

所言者是當今天后級次女高音塞西莉亞·芭托莉，演出十八世紀下半葉，由莫扎特到貝多芬等四位作曲家，專門為女聲獨唱炫技而創作的作品。

記得二〇一一年芭托莉以抒情、力量兼備的純美唱腔為香港藝術節揭開序幕，驚艷全場。中場休息時聲樂專家費明儀對演出讚不絕口，歷歷在目。

這張由英國迪卡公司發行的CD

所收錄的（見附圖），正是芭托莉在香港演出兩年後在瑞士的錄音，狀態正值高峰。例如貝多芬《啊！負心人》中，從中段慢板詠嘆調的自憐，赫然樂隊奏出急速的弦樂，獨唱轉為控訴式的極快板，表現出強烈戲劇張力。

為芭托莉伴奏得如此澎湃激情的，正是華人翹楚指揮家湯沐海。在他引領下，巴塞爾室內管弦樂團提供極富音樂感的襯托，效果成一有機整體。

莫扎特的四段作品除了突出獨唱的唱功外，其中兩首更請來頂級小提琴家文格洛夫（Maxim Vengerov）作助奏，讓音樂層次更錦上添花。

聽完六十多分鐘的音樂，不期然地問：這樣精彩的錄音，為何要相隔八年後才出版呢？芭托莉在小冊的序言沒有道出由來，反而解釋這張名為《從未出版》唱片得以面世，是因為疫情，「為我們提供了機會停下來，呼吸和反思。」她在翻查錄音檔案期間，發現了這張「珍寶」。

錄音也提醒了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再一睹湯沐海的指揮風采？印象中，上一次他指揮香港管弦樂團，已經是迪華特擔任總監時期，令人懷念。



樂問集 周光蕓

逢周一見報



年年高

茶餐廳，我常去，老闆知我從內地來，便向我熱情地介紹本地人春節時「一定要食蘿蔔糕和年糕」。「點解？」「糕就係『高』囉！後生仔，快買去，食完後就步步高升、越來越好！年年高！」其實，蘿蔔糕也是年糕的一種，都是好兆頭。

於是，每到春節前，我都會買些不同口味的「糕」來。龍景軒「牛蒡糕」最特別，茉莉花茶加入牛蒡、銀耳和雪梨烹煮成甜湯，再把它加入馬蹄粉蒸熟，按理，這應

該叫做馬蹄糕，但我偏就更看重牛蒡的味道；香宮的「陳皮紅豆糕」口感最好，大概是它與童年的味道最相近，特別紅豆蓉，總讓我憶及兒時。每到年關，母親在燈下用杵子將煮熟的紅豆一下一下地搗碎，香氣四溢，我透過那昏黃的燈光，看着根根銀絲不知不覺爬上母親的鬢角，那份幸福和酸楚，刻骨銘心，終生難忘。

中國地大物博，年糕南北不同。北方年糕均為甜味，不用糯米，一般由黏高粱米加上豆類蒸

製；南方年糕除蒸和炸外，尚有片炒和湯煮諸法，味道甜鹹皆有，糯米居多。「年糕寓意稍雲深，白色如銀黃如金。年歲盼高時時利，虔誠默祝望財臨。」每到春節的食糕季，兒時父親教我的這首詩便又從記憶深處來到眼前，那麼生動，那麼溫暖，恍如昨天。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

